

四平街攻坚战

周潔夫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四平街攻堅戰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是周潔夫同志所著“走向勝利”中的一段。一九四七年冬季，東北人民解放軍發動了規模巨大的冬季攻勢。在這次戰役中，殲滅了蔣匪軍十五萬餘，攻克了許多城市和戰略要點——四平街，奠定了東北全境解放的勝利基礎。

這一篇小說，是描寫四平街攻堅戰時，某師的突擊部隊怎樣突破敵人堅守點的生動場面。作者着重寫了一營二連的戰士，衝進街巷，包圍了大樓，殲滅了頑抗的匪軍，活捉匪團長和成千的匪兵，而榮獲“戰鬥模範連”的稱號。

四 平 街 攻 堅 戰

周 潔 夫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民友印書社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152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4/18 字數：24,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13,000

定價：(6)一角三分

四平街攻堅戰

三道林子是四平城東的制高點。佔領了這個地方，等於卡住了敵人的脖子，從這裏居高臨下，能看清市裏的動靜。師指揮所設在一個地堡羣裏。李傳緯師長在天亮的時候，透過槍眼，隱隱糊糊看到了油化工廠的大樓和它的兩支大煙筒，一座五層樓的紅色洋房和一座三層樓的灰色樓房。根據情報，這三個地方大約有兩個營的敵人，另一個營敵人散在前沿陣地上。在掛在堡壁上的四平城東詳圖上，這三個地方都劃着加了紅圈的阿拉伯數字，標示出這是砲兵們要轟擊的地方。只要拿起望遠鏡一看，就能看見在樓窗裏活動的敵人。但師長只是偶然地拿起望遠鏡來，他差不多一直用肉眼望着。他要看看四平市的全景。

地堡裏放着四架電話機，其中一架通砲兵部隊，一架通突擊團。每一架電話都架了雙線，如果砲火打斷了一條線，另一條線還可以通話。電話線一條條由地堡內向四方伸展出去，電話員的身邊還躺着好幾捲電話線。兩個電話員靠着堡壁在打盹，另一個也在閉着眼睛養神。根據去年的經驗，他們知道戰鬥開始以後會忙得連拉尿的時間都沒有，

應該在戰前養養精神。

作戰科長和三個參謀在另外幾個槍眼裏瞭望。他們很少講話，就是講話也是咬着耳朵講，生怕打擾師長。

敵人的大砲和輕重機槍不停地轟射着，間或有幾顆無力的子彈落在地堡跟前。師長一直從槍眼裏瞭望着，甚至沒有去看掛圖。其實不看掛圖，他也能背出哪裏有多少敵人，有什麼工事。在前兩天，他就把它們記得滾瓜爛熟。他的手錶上的分針，在瞭望中爬過一個個數字。

離總攻擊還有一段時間，儘可以想些他需要想的事情。他想的不是過去；也不是現在，他信賴他的直屬下級能够圓滿地執行他的每一個具體的戰鬥部署。他想到的是未來，是這次攻擊的遠景，與其說是想到，還不如說是看到：比城裏敵人多過幾倍的兵力，強過幾倍的火力，七八把尖刀在四五個方向同時插進，縮在甕子裏的敵人能招架得了？（他靜靜地笑了）結果就是長春和瀋陽的孤立，就是東北敵人向懸崖走近了一步。這是一條大路通到那裏的遠景，這是敵我力量對比的結果。自然重要的得要人去走，不要走錯，還要克服路上的困難，這就要靠每個同志的努力了。努力，一切奇蹟就從努力產生。

他拿起胸前的望遠鏡，向最前沿的那個屯子和紅磚窯瞭望。那裏，周圍的雪地上，

看不見一個人。本師的突擊部隊顯然在鎮靜地等待着攻擊信號。他嘉許這種鎮靜。他知道，在友鄰的攻擊區域，兄弟部隊的突擊部隊也同樣伏在敵人的鼻子跟前。經過這些同志的努力，突破了前沿陣地，就是走向勝利的第一步。但是還有更複雜更困難的任務，這就是縱深戰鬥。

他抓起通突擊團的電話耳機：

『老王嗎？都準備好了？好！好！突破以後，攻擊要快，發展要快，把敵人插亂，打亂他們的部署！對！好好掌握戰術。不要忘記聯絡。』

擱下耳機，抬起兩隻胳膊，向後連連彎曲了幾下。他在五步方圓的地堡裏來回踱了幾轉，參謀人員在旁邊默默地看着他。

大砲和輕重機槍的聲音激烈起來，雪地上冒起黑煙。他微微一笑。幾天來，從黑夜



到白天，從白天到黑夜，敵人幾乎沒有中斷過轟射。從前敵人懼怕黑夜，現在連白天也懼怕了，不得不用砲火壯胆。這是因為冬季攻勢中的每次攻堅戰鬥，我們都是在白天開始攻擊的。在槍砲聲中，模糊的兩根大煙筒越來越顯明了。他看了看錶，七點四十二分。

遠處響起幾聲悶沉的野砲和榴彈砲的吼聲，聽來很遠，大概是城西的砲兵開始試射；隨後近處也響了幾聲，這或許是在城北，或許是在城東北；緊接着地堡一震，頂上掠過一聲呼嘯，配合他那個師的砲兵也開始試射。打盹的電話員給驚醒了，向各個通話單位大聲聯絡，一切暢通如舊。

城周圍的砲聲連接起來。李傳緯仍舊站在槍眼跟前聚精會神地向外瞭望，看錶的次數增多了。

正八點！

四平市跟前飛起三顆照明彈，我們的砲聲突然連成一片，好像有人在打着急鼓。敵人的槍砲聲全給壓住了，變成霹靂聲中的蛙鳴。四平市內外升起一柱柱黑煙，城邊像是一下冒出一排黑色的樹林，那樹林飛快長高，霎時遮住了洋樓。煙火中翻飛着一團團大大小小的被掀起來的洋灰和磚瓦的碎片。從師指揮所頂上飛過的嘯聲變成一陣颶風，震

得地堡都搖動起來。參謀們拍起了巴掌。電話員開始還數着砲聲，數不到一分鐘只得呆笑着停下了。

這樣猛烈的砲擊，李傳緯也是第一次見到。這能減少突擊部隊多少傷亡呵！他興奮地拿起那架通砲兵部隊的電話耳機高喊：

『我代表全師的指戰員謝謝你們！』

話筒中傳來了砲兵團長的尖細的、謙虛的聲音：

『只是盡我們的職務罷了。謝謝你們步兵平時對我們的鼓勵。還有五分鐘，對不對？』

『對！』李傳緯看了看錶高喊。立刻懷着好感想起了砲兵團長的那熱帶人的面容。砲聲更猛烈了，地堡裏的說話聲都聽不見了。李傳緯拿起望遠鏡，向藏着突擊部隊的地方望了望，還是見不到一個人影。他用點頭又一次讚許這種沉着。

八點十分。空中升起兩顆照明彈，這是砲兵延伸射擊的信號，也是步兵開始進攻的信號。李傳緯把望遠鏡的一端貼在眼睛上，望着磚瓦窰。起初什麼也沒有發現，把鏡頭往四平市的方向移了移，這才發現有一個班像一條線一樣，向煙霧騰騰的四平市衝去。

那羣人進入凹地，一個個不見了。一霎眼間，又一個個地出現，還是保持着原先的

隊形。一會又不見了。

從磚瓦窰裏又出來一股隊伍，保持着同樣的隊形跟了上去，一會也不見了。時間，好難熬的時間呵！

李傳緯的鏡圈裏突然出現一面紅旗，一面在煙火中飄動的鮮豔的紅旗！就在這時候，突擊擊團的電話鈴叮叮發響。他抓起耳機，聽到王樹功的叫喊：

『四平突破了！』

以後所有的電話機子就都叮叮地響個不停。王樹功不斷報告突擊部隊的前進消息，要求砲兵盡力先消滅成爲最大障礙的某一個據點；砲兵團長告訴他已經集中火力轟擊那個據點，甚至不厭其煩地說出砲彈的命中率；縱隊部不斷地通知新的情況；別的方向的尖刀連也順利地突破前沿，而且有了繳獲。他和作戰科長分頭向各團作了傳達，他明白這些消息比單純說『你們前進呀！』要有力得多。

李傳緯在通話的時候，眼睛也沒有離開過四平市，他好像看見有七八把尖刀同時插進，斬斷了敵人的聯繫。在他腦子裏的四平城東詳圖的複本上，也跳上了白光閃閃的尖刀，刺向用藍鉛筆標出的紮有一個營或一個連的敵人據點，那些藍圈圈立刻給切成幾節、幾十節，變成虛線。他有兩次在接了王樹功的電話以後，用紅鉛筆在前沿陣地的某個據

點上面劃了個粗大的叉叉，就是說，這個敵人的據點不是在想像上，而是在實際上不存在了。

現在用不着望遠鏡了。後續部隊一股股地湧進了突破口；更多的後續部隊還從指揮所後面不斷地湧來。其中也夾着擔架隊員。在他和四平市之間的雪地上，浮動着藍色和黑色組成的線。他辨不出他們的臉，但他感覺得出他們의思想和意志，這就是向前！向前！

王樹功來了電話：

『我跟着部隊進城了。發展順利。』

大砲轟響着。砲彈飛進市內，從黑煙的距離上，李傳緯判斷出此刻砲兵的射程增大了一千五百公尺。

電話員們緊跟着撲奔四平의隊伍後邊，兩個一堆兩個一堆地在雪地上插下一個個三角架，纏上被覆線，向着四平的方向迅速地遠去。

一切都很快和合拍，有條有理。他望了望半晴半陰的遠處天空，走近伏在另一個槍眼口瞭望的作戰科長，拍一拍他的肩膀：

『你發覺了一件怪事沒有？』

作戰科長閃着眼睛，猜想師長所指的事情。李傳緯不等他啓口，逕自說出來了：

『撒爛污的到現在還沒有來。』

『撒爛污的』，是美製飛機的流行叫法。作戰科長會心地笑了。

『平時哼哼唧唧，要緊關頭它又不來了。』李傳緯嘲笑了兩句，走到地圖跟前，推測着這時部隊會發展到什麼地方。

別的團也來了電話，報告團指揮所移進城裏。

電話開起來了。李傳緯把藍布面的大衣交給了警衛員，帶上兩個參謀、半個電話班，走出地堡。

李傳緯師長的指揮所從來離火線不超過四里地。既然團指揮所都挪進城裏，他也不願再在這裏待下去。他領頭循着交通溝走下山坡，踩過一里半踏軟了的雪地，來到那個小屯子裏。在斷牆殘壁後面，見到了被煙塵弄得滿臉漆黑的砲兵。從他們身旁經過時，他說了幾句發自衷心的慰問話，一直走到突破口前。

鐵絲網和打碎的沙包散在道上，在黑黢黢的深溝上搭起了結實的木板。他走過木板，走過被砲彈打得殘缺不全的地堡，來到護城河邊。子彈密集起來，不知躲在哪個制高點上的殘存的敵人，還在封鎖這道河岸。他飛步衝過化了一層冰的河床，拖着濕淋淋的兩

條腿爬上岸坡，衝到一座房屋的側背後。

這裏就是四平市！去年部隊進了大半個城，就是沒有到達這個地方。前年，就在這個地方，打垮了蔣匪軍無數次陸空聯合的進攻。快兩年了，他又踏上了這塊熟悉的土地。四平，這個經過兩次激烈戰鬥的城市是全世界人民都熟悉的城市，如果他的部隊能以殲滅在劃定區域內的敵人，如果兄弟部隊都能如此，那麼，這個城市就會最後地奪取過來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

他傾聽了一下槍聲，以一個老戰士的敏捷，從這個牆角竄到那個牆角，從這個碉堡背後躍進到那個碉堡背後，彎彎曲曲地走了半里多地，拐進一條小街，在前面有高高的屋頂擋着的一排平房中挑選了一間房子，建立起新的指揮所。

炒豆子似的機槍和步槍聲在四近亂響，他却安下心來。現在自己就在部隊的緊後面，他和他們又在一起，在一個城市裏面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各團取得聯絡。參謀被派了出去。

作戰科長也帶着個參謀趕來。帶來一個消息：南滿的兄弟部隊在城西消滅了一個營的敵人。這說明別的方向別的區域打得很好。李傳緯掏出一盒紙煙分給大家，而後專心地脫去打濕的鞋襪，讓警衛員拿到灶前去烤。

聯絡參謀回來了。新的電話線迅速地從這裏扯出去，扯到各團的新的指揮所。

從電話中不斷地傳來意料中的却仍舊深深打動他的消息。他盤腿坐在炕上，就着炕桌，在地圖上打着記號，劃去一個個據點。同時也在一個小本子上作着簡單的算術，十八個人，三十七個人，五十九個人，或是十九條步槍，兩挺輕機，三門六〇砲。又一挺輕機，兩門輕迫擊砲，……每一個俘獲的數字都說明敵人的力量在減弱，在我們走向勝利的道路上除掉一個障礙。因此，他對每一個小小的數字都很重視。

開初，一營的消息最多，但一個鐘頭以後，再也聽不見一營的消息。又過了一個鐘頭，王樹功來了電話，用略帶憂慮的口氣說：

『一營找不見了。』

『那是說，鑽到敵人的肚子裏去了！』李傳緯思索了一下回答，接着語氣轉成了命令式：『你們打得不錯。還要猛一點！不要讓敵人喘過氣來。跑昏的兔子好捉。』

機槍聲慢慢遠去，開初還有些冷槍打到對面一排房子的屋頂上，現在也聽不到了。我們的大砲聲也由密轉疏，在城東詳圖上標示出的砲兵要轟擊的目標，一大半都打上了又叉。

來了兩架敵人的戰鬥機，在城周圍盤旋了一圈，在城外什麼地方掃射了一陣，投下

一串輕磅炸彈，被我們的高射砲一頓揍，它就發出驚惶的噓聲飛進雲層。李傳緯用輕蔑的眼光向窗外掃視了一下，一邊穿着烤乾了的毡襪子，一邊幽默地自語說：

『來晚咯。飛機也走下坡路了。』

『大概沒有聯絡上，還以為我們在城外呢。』一個參謀說。

『聯絡上又有什麼辦法，』李傳緯輕輕地用手指骨敲着地圖：『我們的人都把敵人插亂了！雙方混戰在一塊，它往哪裏扔炸彈好呀？』

指揮所裏騰起愉快的笑聲。

王樹功又來了電話：

『一營找到了！好傢伙，網住了一條大魚——一個營帶一個團部！』

『確實不確實？』李傳緯興奮起來。

『確實！我們這裏有兩個俘虜，他們的話跟幾個老鄉說的都對頭。』

『好啊！別讓它漏網。組織一下力量，準備妥當了再動手。有困難沒有？』

『大樓挺結實。距離過遠，城外的大砲怕打不準，最好搞幾門山砲來。』

『行！馬上撥一個山砲連給你們。』

李傳緯立刻搖了電話給留在後頭的四科長。一個鐘頭以後，師的砲兵營長親自帶着

個山砲連開進城裏。

二、三營的消息繼續傳來，但報告情況的換成了何建芳政委的聲音。他說團長親自上一營組織進攻去了。

太陽快要碰到屋頂的時候，話筒中傳來王樹功的快樂的聲音：

『大樓突破了！』

『誰第一個進去的？』

『二班代理班長方志堅。他掛花了。』

尖刀連二連把紅旗插上突破口以後，猛力地向左發展，接連奪下兩個地堡羣，撕大了突破口，一直衝進街去。

開初，給轟得昏頭昏腦的敵人，抵抗十分微弱，待我們一深進，抵抗就強烈起來。二連連長洪永奎生怕進展太慢，讓敵人喘過氣，集中起來。他再次下了命令，要突擊隊繞過伏在堅強工事裏的零碎敵人，只有遇到不可能繞過的工事時，才組織火力打掉它。他們轉過三條街，把一部分敵人摔在後面。到了第四條街，在每條十字路口上遇到了強烈的火力，不得不幾次停下來，拔掉這些擋路的據點，或是設法從民房中穿過去。

前進的速度慢慢地遲緩下來。

他們困難地轉過那條街，來到一條寬敞的大街上。走不多遠，密集的子彈迎面飛來，把地上的雪打成許多窟窿。他們暫時在一條小巷子裏隱伏起來。敵人打不到自己，安穩是安穩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任務，必須插到敵人的心臟裏去！洪永奎和戈華商議了一下，決定從這條巷子裏插過去！反正往西北走就錯不了。

洪永奎帶領着隊伍朝北插下去，然後往西，然後往北，然後又往西，密集的槍聲給遠遠地擦在後面。

洪永奎轉出一條小街，眼前突然開朗。這裏是個大廣場。大約二百公尺以外矗立着一座四層樓的洋房，樓裏在打槍，並不是向着他，而是向着四面八方。他拐回小街，命令隊伍停止前進。

他和戈華進入一間靠着廣場的平房，從窗口中仔細瞭望：四方形的大樓的正面，每層樓有二十多扇窗戶，底層的窗戶上堆着沙包，樓跟前的幾個地堡張着黑洞洞的眼睛。

他們在屋裏的地窖裏找到了房東，問了問，光說樓裏的人很多，常有大官坐着汽車進出，別的就知道了。他們又找了幾個居民來問，其中有兩個不肯定地說：總有一個多營吧。比較起來，這算是最具體的情況了。

洪永奎一面派人向營部報告情況，一面命令以排爲單位分散佔領正面的平房，看住敵人。

全連剛安置好火力，從左手方跑來一股敵人，向大樓的方向跑去。

到現在爲止，敵人還在胡亂打槍。打會暴露自己，會暴露自己火力的單薄，但是決不能讓敵人再增加實力，再則要了解樓裏的確實情況，也得靠他們了。洪永奎迅速作了決定：打！

第一排衝了出去，用迅速和突然的動作打亂了敵人。二班首先插進敵人羣裏，把他們打得倒的倒，散的散，抓了兩個俘虜。往回走的時候，樓裏射出瘋狂的火力，有兩個戰士負傷了。

在各別盤問中，兩個俘虜都說樓裏有一個營帶一個團部。他們這個排原守在左邊大路口的地堡羣裏，是連長要他們撤回來的。

一營長帶着一、三連上來了。他立即帶着連長們繞路到大樓四周察看地形。在大樓後面蹲着一排矮平房，那地方離大樓不到一百公尺，在步槍的準確射程以內。一營長微微蹙起了眉頭。他把一、三連放在翼側，三面圍住了大樓。在大樓後面和那排矮平房之間的側面，安下兩挺重機槍，防止敵人逃竄。待佈置好了才派人跟團部聯絡。這一段時